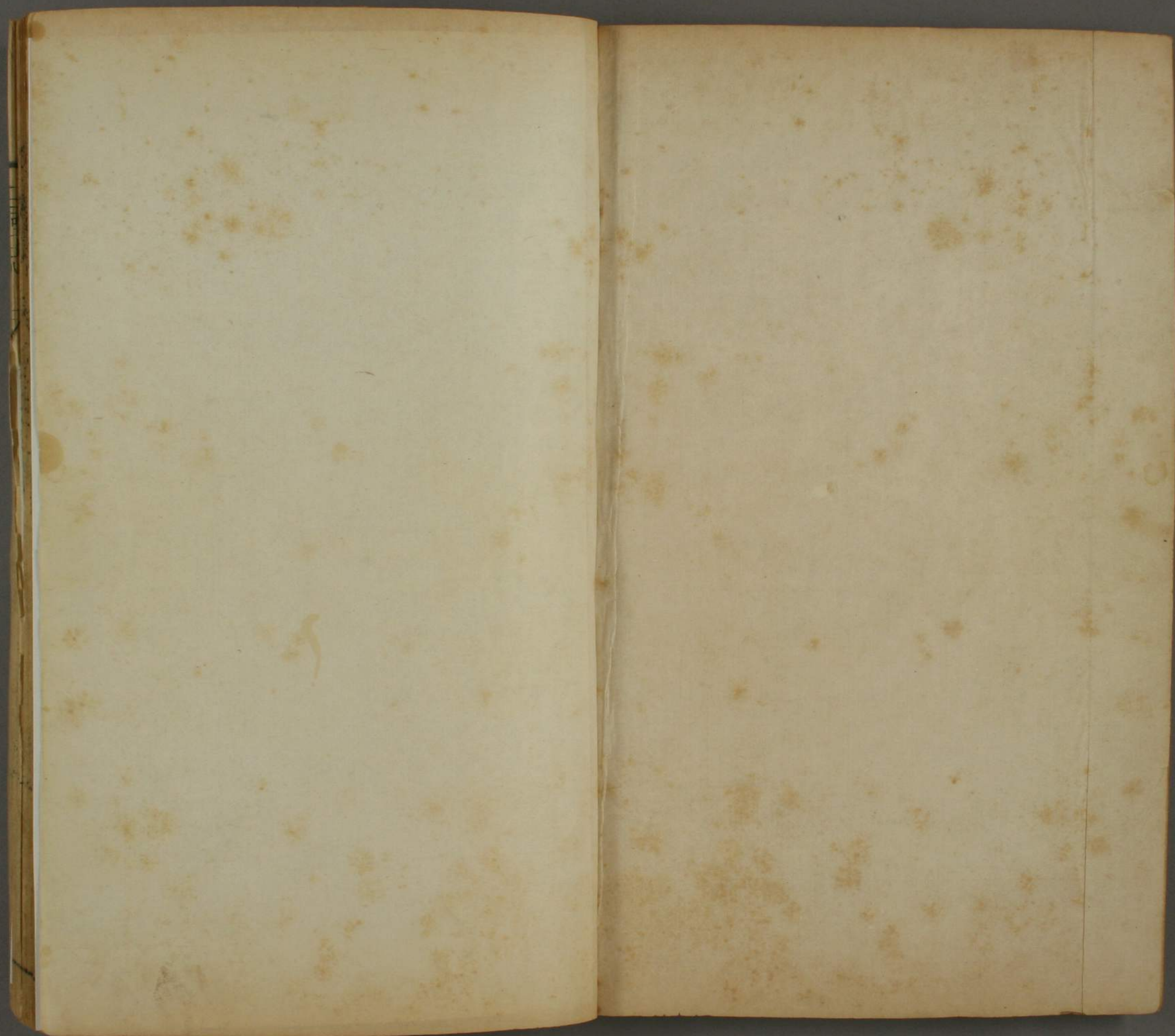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14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幼主

建安十七年歲在壬辰春正月劉玄德與益州牧劉璋大會於涪城二人相見盡訴弟兄之情廣設筵會獨勞軍士終日盡歡龐統引法正說玄德就席間將劉璋殺之四川不勞張弓隻箭而定矣玄德曰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龐統再三說之玄德畧無相從之意次日宴於城中二人細敘衷曲如同一母所生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在掌握之中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舞劍



暗囑付下手。延拔劍曰：筵間無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呼衆武士入到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延舞劍，璋筵前更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掣劍亦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伴之。二人對舞，張任目視玄德，統用目回顧劉封。封拔劍亦舞入，劉瑣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弟兄乃漢室宗親，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而爲亂乎？不棄劍者立斬之。劉璋亦叱曰：弟兄相聚，何必帶刀，盡命去之。衆皆紛然下堂。筵間盡去兵器。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玄

德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豈有二心？汝等勿驚。衆將皆頓首拜謝。劉璋抱玄德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共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吾以仁義躬行天下，安忍爲此？汝無復言。二人嗟嘆不已。却說劉璋歸寨，劉瑣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也。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手下之士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之意。璋曰：汝等無復以言間吾兄弟之情，遂皆不聽。二人歡飲百餘日，並無猜疑。忽報張魯兵犯葭萌關，劉璋請玄德行。玄德慨然諾之，遂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

三國志
關隘以防立德兵變。初時不從。後命蜀中各將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守把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比及立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却說有人報知吳侯。吳侯會文武商議。權曰：「當初吾欲與立德一同收川。誰想今日背了吾。自去取之。當復如何？」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絕劉備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可得荆襄矣。」權曰：「此計大妙。便要起兵。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衆大驚視之。乃吳夫人也。』夫人怒曰：『吾一生惟有此女。嫁與劉備。見在荆州。若是動兵。吾女性命如何？』此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且不足顧小利。不念骨肉。孫權喏喏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退文武。吳夫人深恨顧雍。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再幾時一遇。沉吟之間。不覺張昭立於面前。問曰：『王公何憂？』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極易也。先差一人只帶五百軍。扮作商人。潛到荆州。下一封密書與夫人。只說國太病危。欲囑後事。取夫人星夜回還。立德平生只有一子。就帶回國。暗地下船順水而來。那時立德定把荆州來喚阿斗。如有不睦。一任動兵。何碍？』於是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力能舉鼎。有膽量。極忠烈。自幼

穿房入戶多隨吾兄可以命之昭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分作五船扮爲商人於中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周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喚周善入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慟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想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須是使人往南郡教軍師知會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待王公使人回報方可下船如之柰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往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

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速將七歲阿斗藏在車上隨行緊要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入在船中了只聽得岸上有數人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饒行船上人視之乃常山趙子龍原來巡哨方回聽得這箇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喝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擺列在船上况兼風順水急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道汝是何人敢當王母沿江趕到十餘里灘半斜纜一隻漁船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

三國志
人駕船前來取吳大船上去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不能得進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虹劍在手分開鎗棚望吳船躡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後人有詩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落

趙雲英勇世無雙

可愛常山趙子龍當陽救主顯英雄昔時懷內藏真命今日江心立大功孫氏威權渾挫滅張昭謀畧已成空兩番遇險依洪福四十餘年王蜀中

趙雲上船吳兵盡退於後稍趙雲入倉中見夫人抱阿斗

於懷中夫人喝趙雲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何故不令軍師知而便行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有得他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抱出今日何暗抱將去此何理也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趙雲曰夫人要去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拌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付手欲要行兇又恐碍于道理進退不

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太子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稍挾住舵放船下水風順水急船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太子豈能移舟傍岸事在危急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磨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留下姪兒去乃是燕人張飛原來巡哨聽得這箇消息在油江夾口正撞吳船慌忙截住吳船慌了手脚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手起被張飛一劍砍倒提頭擲于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太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

翼德來得却好子龍有副手矣

是何道理夫人曰我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

湏悞了我大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情愿投江而死言訖欲

跳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此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阿

斗○翼○德○此○處○却○細○過船遂與孫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

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兩人辭別畢張飛抱

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有詩曰

長坂坡頭怒一聲。倒流烟水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應顯萬載名。

不說孫夫人回國只說張飛趙雲奪阿斗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見張飛趙雲并阿斗四人并馬

而歸軍師申文書往葭萌關教玄德知會却說孫夫人回見母親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讐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大軍與劉備誓不兩立來取荊州未知如何

曹操興兵下江南

却說孫權令收拾船隻準備人馬取荊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讐不可輕敵孫權大驚慌聚文武商議人報長史張紘自辭疾回家而死有哀書上呈權觀書曰

長史張紘臨終書拜於主公吳侯麾下自古有國家者

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勝言非無忠臣賢佐諳於治體也由于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將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夔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恩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秣陵山川有帝王之

三國志
氣可速遷居之為萬世之業紘不勝泣血哀感眷望之
至。

孫權覽書大痛張紘亡年六十權曰張子綱令吾遷居吾
如何不從即命遷治於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
來可夾攻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既
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不勝如邂逅逢敵
步騎相促人尚不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晝夜併工
務要立辦却說曹操整點三軍起程長史董昭進言曰自
古以來人臣處世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尚莫可

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
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以九錫以
彰功德其九錫之銘曰

一車馬大輅戎輅各一二衣服衮冕

赤鳥副焉衮冕王者三樂縣縣音懸軒縣之樂堂下之

者之行列也天子四朱戶居以朱戶五納陛納陛以登

八佾王侯六佾六虎賁虎賁三百人七鉄鉞鉄音甫鉄鉞各一八弓矢

形弓一形矢百形赤色也九秬鬯秬鬯一鹵圭瓚

鬯香酒灌地以求神于陰鹵中樽此九錫之名義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秉忠貞之誠

守退謙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之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尊操爲魏公荀彧掩泪而出曰吾不想今日如此操深恨之以爲不助已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帶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害之心推病進於壽春操又使人催併前行彧嘆曰吾死於九泉之下無面目見漢君也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解其意曰止于此矣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史官有詩讚曰

穎上荀文若人稱王佐才聲名齊五岳功業震三

德無終始留侯不再忠心懷恨死天下盡悲哀

玉石才華天下聞赤心事賊見奇勲魏家社稷安排定臨沒無顏見漢君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崩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建籌策崇明王畧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取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已任期紓民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期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于仁而欲益

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邇，非
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
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讚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逼，揮金僚朋。北海天
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

其子荀愜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差人厚葬，謚曰敬侯。
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前面差三萬鐵甲馬軍，令曹洪部
領哨至江邊，回報沿江一帶遙望，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
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河口擺開軍陣。操領百

餘人上山坡遙望，見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
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
立兩邊。操以鞭指，揮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
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又一
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軍皆四散，止喝不住。
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人碧眼紫髯，上長下短，眾
人認得正是孫權。親目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
回馬時，東吳兩員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
背後有大將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
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正在寨中誇許褚之能，責罵

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再後如此盡皆斬首夜至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却纔收軍下定寨柵操心中鬱悶閑看兵書忽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玄妙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淮倫夾濡湏水口爲塢世是有理不若且罷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程昱出謀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曹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起一輪紅日光華射日天上兩輪太陽對照忽然江心推起紅日拽拽飛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忽然驚覺在帳中做了一夢帳

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脩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山寨猶如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渾身金盔金甲操視之乃是孫權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揮曹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尚圖江南吳地操荅曰汝爲臣下不遵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實欲討汝以正國家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車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二千弓弩手兩邊亂射如雨操急回引衆將而走背後四將趕來

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着衆虎衛軍敵住因此救得曹操
孫權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閑
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操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
被東吳恥笑因此進退未決兩邊相拒月餘戰了數場互
相勝負建安十八年春正月連陰雨水甚多水港皆滿軍
在泥水之中操竊聽之各寨軍士皆有思歸之意操心甚
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有一半勸操收兵有一
半云日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進退未決忽報東吳
有使齎書到拆開觀之書曰

吳侯孫權再拜啟書於漢丞相切謂彼此皆漢朝臣宰

不思報國安民爲本妄施殺伐共仁者之心也

水方生公當速去各圖安逸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

矣公宜自思焉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吳侯孫權書背後

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權不欺我也遂賞使者令回操令軍
退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盡收軍回許昌去訖孫權
亦收軍回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尚在
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
未可動兵今劉備在西川不能再還荊州矣孫權大喜問
張昭其計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趙子龍兩番救取阿斗真托孤寄命之人也可敬可敬。張翼德擲周善頭于孫夫人之前嫂嫂叔叔相襲一場真是一對好文雅叔嫂也。仲謀致書孟德都是真話孟德亦謂仲謀不欺英雄相與無不如此可笑今之小夫白日說鬼話對面如九疑真奴才也真猪狗也何足言哉。

第六十二回

劉玄德斬楊懷高沛

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丹至矣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欲下西川使劉璋與備相疑內外攻擊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荆州來使間諜二處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則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却說玄德在葭萌関日久民心甚順知曹操興兵犯濡須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則就取荆州權勝亦取荆州矣當如何龐統曰王公勿憂有軍師諸葛亮足智多謀料想東吳不敢犯荆州王公可移

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荆州吾與孫
權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矣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犯累
吾今勒兵回荆州共孫權約會同破曹操奈何兵少糧缺
望以同宗之故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足軍器
星夜發付前來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玄
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聽知此事遂教
高沛守關楊懷一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
問楊懷爲何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
廣布恩德以收民心此人之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
切不可與如若相助似向乾柴於烈火之上急難滅也劉

璋曰吾與玄德弟兄之情不可廢也一人昂然而出曰劉
備梟雄之人也若久留於蜀中不遣去之是縱虎入室也
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是與虎狼添羽翼矣切不可允之
衆人視之乃零陵烝陽人也姓劉名巴字子初此人近自
交趾轉入蜀中階下黃權又諫劉璋遂允量撥老弱軍四
千米一萬斛彩段五千匹軍器車仗少許發使者去報劉
備劉巴傳令急救楊懷高沛緊守關隘使者先別楊懷回
到葭萌關來見玄德具言此事隨後送糧至玄德大怒曰
吾爲汝破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
戰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連夜逃回成都龐統曰

王公只以仁義爲重。今其意如何。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願王公自擇而行。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一舉便是。此爲上計。但勿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王公佯以還。荆州爲各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得關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荆。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統曰：王公作書辭劉璋。虛言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弟關羽等抵敵不任。吾當親自去助。不及面會。特書此辭。使人入

此人大通

成都報知。却說張松聽得說劉玄德回荆州。只道真心修書一封。却欲令人送與玄德。正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只有開調之意。索酒飲之。酒至半酣。松和兄張肅獻酬交錯。忽落此書於地。肅從人拾得。湏臾席散。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曰：松頓首端拜。王君皇叔麾下。昨常進言。並無虛謬。何遲太甚。逆取順守。古之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荆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以圖王業。幸甚。松稽首再拜。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

見劉璋說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生以仁義待人誰想如此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嘆曰

一覽無餘自古稀誰知書信泄天機未觀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斬了張松全家與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之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守把並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使探馬來報關上曰吾回荆州來日徑過請楊高二人相別却說楊懷高沛二將在關上聽得劉玄德教人

來報明日經過欲求相見一面楊懷曰玄德此回若何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先藏利刃於送行處刺之以絕吾王之患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遠送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與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若是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正說之間忽起旋風吹倒馬前帥字旗玄德問龐統統曰此警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刺主公之心可整兵禦之玄德身披重鎧自佩寶劍忽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分付魏延黃忠二人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箇也休放回

二將得令，自遠遠散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捧羊送酒，直至中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二將下馬，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今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遂進酒以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盃。」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商議，閑人退避。」手下二百人盡趨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帳後劉封、關平來捉二人。楊高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下一人，下堵。玄德喝曰：「吾與劉璋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間諜親情，龐統大罵搜之，劉封於二將身畔各搜出利刀一口。玄德終有慈

心，不忍殺之。龐統作色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推出斬之，刀斧手卽斬楊懷高沛於帳前。一聲號令，黃忠、魏延盡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間諜吾弟兄，又藏利刃，行刺是誰無禮？」已行誅戮，罪不在你等，命皆恕之。衆各拜謝。龐統曰：「今夜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教高楊二百人引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速可開關。」城上聽是自家軍，卽時開關，軍士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城。大軍遂入蜀，兵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隨卽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涪城公廳。玄德帶酒

○老○龐○大○通○

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為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大怒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此亦非仁者之兵歟吾聽汝言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聞之全無懼色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堂睡至四更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於玄德玄德懊悔無及急穿衣陞堂請龐統曰昨因酒醉有觸於公幸勿掛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乎玄德大笑共樂如初却說敗兵連夜走回成都報與劉璋璋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喚文武問退兵之策眾將齊出曰某等願往連夜起兵以屯雒縣塞

任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遂差遣劉璋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起發進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起兵勝負如何下回便見

黃忠魏延大爭功

四將領兵之次劉瑣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出師可令軍馬先行正在當路吾等可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瑣曰不然聖人有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而避凶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信步行至山上問於樵夫樵

夫遂指高山絕頂處便是四人至庵前見一道童出迎問了姓名引入庵中正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是山野廢人豈知休咎乎劉瓚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了八句言語與瓚收去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
雛鳳墜地臥龍升天
一得一失天數如然宜歸正道
勿喪九泉

劉瓚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業難逃矣

何必再問瓚又請問時眉垂目合已無了氣四人下山劉

瓚曰此人雖硬強畢竟還是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士也聽之何益遂

上馬前行至於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瓚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道商議着二人守城二人當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劄下兩箇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助之劉瓚大喜設宴相待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瓚張任守護雒城却說劉玄德已得涪城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有人來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有冷苞鄧賢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劄下兩箇大寨玄德聚眾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雒城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而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親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

營寨必當重賞黃忠大喜卽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忽帳
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
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攙
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之
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近他不得豈不悞了主公大事因
此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叱魏延曰汝說吾老敢與我
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
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
不可吾今提兵取西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共鬪必
有一傷須悞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龐統

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卽日冷苞鄧賢下了兩箇營寨
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獲得將者便爲頭功
黃忠魏延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人去恐於路上相爭主
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帶劉封關平五千
軍隨後起程先說黃忠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
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却說魏延歸寨中暗使人探知
黃忠甚特起兵探事人回報來廿四更造飯五更起兵翻
延暗喜分付衆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
寨邊原來兩箇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都在
涪城外屯任相隔六七里遠因此不聽得當夜魏延教軍

士都飽食了一頓馬摘鈴人街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

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

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

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都投左邊山路裏

去天色平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棚金鼓旗旛

鎗刀器械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寨裏已有雀輪了等

候多時一聲砲響二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去

迎冷苞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後

面漢軍半夜走的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

後陣脚亂撇了冷苞撥回馬走漢軍大敗川兵隨後趕上

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裡

截出來兩員川將背後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正走馬忽

失前蹄雙足跪地翻身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先奔到

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

苞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跳下馬來厲聲大叫老將黃

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

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

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又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

將上來冷苞不入寨棄了左寨却引敗軍來投右寨見營

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堯任馬回頭看時當頭一員大將

字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堯任馬回頭看時當頭一員大將

金甲錦袍乃是劉立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三路背後接
應乘勢奪了鄧賢寨子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
雒城行不到十里兩邊路狹伏兵俱起搭鈎齊舉把冷苞
活捉了○到○底○通○原來却是魏延○白知其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
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裡等箇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立
德寨來却說立德立起免死旗○是○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
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其降兵盡拜於地立德曰汝川中皆
有父母妻子所牽○大○是○如願降者充作軍數不願降者放回於
是歡聲動地感恩非淺可是黃忠安下寨脚還來見立德
魏延亂了軍法可斬之立德教喚魏延魏延解冷苞全

面前立德曰雖然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
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立德重賞黃忠仍囑付
曰在意幹功收了成都定擬各爵押過冷苞來到帳下立
德教去其縛取酒來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
死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如蒙放免前去
招安來降就獻雒城立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以送之魏
延曰此人不可放免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立德曰吾以
仁義相待如其不來是彼之心不實也不必計較冷苞得
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
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瓚忙差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

了鄧賢心中大驚慌忙聚衆商議忽一人進曰見願領兵前去守招徠城乃劉璋之子劉循也璋曰既吾兒肯去誰肯相輔親屬將軍吳懿出曰某願往劉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同二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瑣張任接着說失了前寨折了鄧賢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可先乞五千軍各帶鋤鋤當夜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游死劉備之兵也吳懿曰湏着便行勿令知覺遣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約會定去辦決江器械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

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構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何龐統喚孟達曰汝蜀中人多知地理却去守葭萌關如何達曰某保一人廣通漢書深知民心某與同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在荆州曾跟劉表爲中郎將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表字仲邈玄德大喜遂卽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_{定是妙人}不答逕上統正面床上仰臥不應

統甚疑之乃再三請問其人曰等汝罷了賓客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慌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法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永年乎陞堦視之其人一躍而起曰季直別來無恙斯人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臥龍妙矣鳳雛亦通今取涪城果談笑而得之此鳳雛第一功也○黃魏相持正是漁翁之利然此日玄德堪蟪蛄魏黃

第六十三回

落鳳坡亂箭射龐統

二人相見大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也姓彭名萊字永年是蜀中之豪傑因言語毀謗劉璋被璋髡削為徒隸因此髮短統以師禮待之問從何而來萊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之法正慌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事萊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魏延黃忠在彼萊曰為將之道豈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其水前後以兵寨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彭萊曰罡星在西方太白臨于此地有不吉之

事不告知則軍亡矣。玄德即時拜彭萊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下手，等候決江。直聽得後面喊聲亂起，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前後衝突，各不相顧。冷苞奪路而走，正撞着魏延，活捉了冷苞。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城，玄德責冷苞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再來！」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教回本寨中去。玄德設宴管待彭萊，忽有人報說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王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玄德拆封觀之，略云：「亮夜笑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于雒城之分，主於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宜謹慎之。」玄德看了書，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亦回荆州論此事。」龐統暗自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故意將此書相阻耳。」我命在天，豈在人乎？龐統對玄德曰：「我亦笑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王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夜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王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遂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

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
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
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皆可進
兵龐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
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
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
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
師不可吾夜夢見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
臂疼此行莫非不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
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易疑其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

明之書也軍師還守涪城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
之惑也不令統立功名故有此言以疑其心心疑則致夢
矣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
往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比及黃忠
魏延領軍先行玄德再與龐約會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
龐統掀在馬下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
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
眼生慣人性命吾騎白馬性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
馬吾自乘之玄德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
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

見龐統去意甚慘傷自覺心下不快悒悒而行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乃一處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緊要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人報漢軍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張任軍見龐統軍來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也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教問此處是何地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大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應吾休矣令後軍疾退山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便射可憐龐統死於亂箭之下後史官有

詩嘆曰

上元雖死不失爲大大豪傑也者真心畏死托言進
胸襟如渾屯天地總包羅報國機謀遠收川氣槩多聲

名垂竹帛忠義冠山河堪嘆無陽壽星沉落鳳坡

古峴相連紫翠堆士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

間巷曾聞展驥才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

三國紛紛多俊英堪憐龐統善談兵誰知落鳳坡前失
獨顯南陽一孔明先時東南有童謠云

諸自好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隨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贊曰：軍師美至，雅氣曠曠，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龐統年三十六歲而亡。當日張任射死龐統，衆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慌勒兵欲回，爲山路逼窄，斷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只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之。魏延心慌，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曰：「也是。」當先開路殺奔雒城而來，塵埃起，前面一軍殺來。魏延大驚，拍馬舞刀呼軍士死戰，乃雒城守將吳

蘭雷同兩騎馬當先，引數千軍馬前面殺到。後面張任殺來，兩邊夾攻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慌回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衝去雒城之下。劉瓚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先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趕來。的是劉瓚與吳蘭雷同。劉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城。蜀兵得勝，迤邐趕來。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斷殺。且只要走將近涪城，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左邊是劉封，右邊是關平。二

將引二萬力生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城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言說軍師連人帶馬亂箭射死于坡前。玄德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城。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止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迎。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謹守城池。玄德寫了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辭別自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城，不出戰。却說那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孔明見正西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西散。孔明失驚，擲盃在地，掩面大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笑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太白臨于雒城。已拜書于王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王喪一臂矣。眾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眾官等且休散飲。幾盃去，數日之內必有消息。眾官是夕酒不盡歡，各散。數日內雲長等正坐間，人報說關平來到。眾官皆驚。王公有書孔明視之，乃于本年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

前箭射身故諸葛亮衆官皆哭聲不絕孔明曰既然王公在涪城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目下便行雲長曰軍師此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雖不寫書來吾已知其意了順天者昌手指出那人便爲荊州之主指出是何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却說孔明將玄德書對衆官曰王公書中把荊州托在我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是如此今教關平賁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竭力守之據此之地北當曹操東敵孫權非小可之事也公宜勉之

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一宴交割印綬雲長離手來接孔明擎着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旣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箇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箇字將軍記之可保守荊州雲長問之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

條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孔明撥一枝兵教趙雲爲先鋒沂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爲書記引兵一萬五千同日酌別起行先說張飛引本部軍馬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皆存恤人生於世惟德可以服衆勿得恣逞殘暴百姓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悞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哨馬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在城郭不望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拊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在涪城累欲提兵去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聞知張飛兵來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數內有中原人告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操聞風而避之今若到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可迎敵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

責於軍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嚴顏從其言教
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軍大叫城門嚴顏教放入問
之那軍士盡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
敢無禮吾歸川中許多年豈降賊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
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寨軍人見張飛哭告嚴顏
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掛上馬引數百騎來巴
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
橋要過護城河又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人出張飛忍一肚
氣還寨次日早晨引馬軍又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
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若拏住你這老匹夫我

親自食你肉到晚空回第二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搦
戰原來那座城子是箇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
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掛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
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
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空
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無計可施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
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只在寨中等候却教三五十軍直
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
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縱又
生一計翼德自通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

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個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粗中有細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懍這幾日打探得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箇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啣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令了便滿寨告報探細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笑定這匹大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吾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掛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却說嚴顏引十數騎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看時約三更已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見得分曉一齊搗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彪軍掩到大喝一聲老匹夫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

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頤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燕人張飛四下裏鼓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箇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人去扯住嚴顏勒甲縲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叫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大半棄甲卸戈而降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告報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嚴顏曰大將到此何爲不降而敢拒敵乎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

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

顏喝曰賊匹夫砍頭便砍何怒色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

壯面不改色飛忙大笑下階喝退左右親自解其縛取衣

與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威容甚

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世之真丈夫便進酒壓驚以上

賓禮待之嚴顏感其恩義安身無措後有贊嚴顏詩曰

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捲長江寧

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將天下更無雙

昂昂器宇鎮江山視死如歸若等閑欲識世間豪傑士

斷頭大將是嚴顏

贊張飛詩曰

怒氣冲冠髮威聲砍將頭英雄萬夫勇談笑一時休先
主多洪福將軍用計謀二分稱大義功業震西州
百將傳中標異蹟武臣廟內紀奇功皆因義釋嚴顏計
奪得西川報主公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仁義化軍民至今巴蜀名聲在
社酒鷄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嚴顏無
可以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以酬萬
一張飛拱手稱謝以求收川之策其計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豪傑遇豪傑可爲至仇亦可爲至親蓋兩家氣味原
是一家故分則他人合則自己也此翼德所以釋嚴
顏而嚴顏並不懼翼德也不比小人相與外爲至親
內爲至仇合時原分而分時何得再合也此君子小
人之辨無不如此亦不獨張飛嚴顏兩人已也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張飛問計於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計寨柵共二十餘處，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皆喚出。拜降，不必將軍動鎗刀。張飛稱謝不已。自此安民賞軍，於路酒飯。凡到之處，盡皆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嚴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於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廝殺一場。却說孔明已具起程日期，去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

三國志
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車舟已於七月二十日起行此時將
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
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在備今日夜間分兵切寨勝如白
日廝殺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
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到張任果然不做在備衆
入大寨火光竟起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
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軍兵不出
圍住攻打一晝夜不絕城中商議張任曰儘教攻打待他
力乏然後以兵擊之備可擒也攻城到第四日玄德自提
一軍攻打西門却說雒城背後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
南門北門放軍行走南門一帶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
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
人馬力乏玄德却待要退張任教吳蘭雷同二將引兵出
北門轉東門去敵黃忠魏延我自引車出南門轉西門單
捉劉備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玄德見紅日平西
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
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
被吳蘭雷同敵在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任張任撥馬
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趕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
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忽山

路一軍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迎近前去，當頭一員大將，乃是燕人張飛。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玄德有天子洪福，張飛正撞見張飛，便就交馬。兩員將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急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靜軒先生有詩曰：

昭烈乘危一騎行，蜀兵追急遶山城。
蒼天終祐仁明主，又遇張飛救駕兵。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于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把義釋嚴顏一事，從頭說了。因此於路並不會費分毫之力。只顧飲酒食肉至此，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則吾弟安能到此。』即時便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得賜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正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軍助戰。二將雖能，軍士先走。因此抵當不住，大敗望東去了。張飛曰：「却好俺在這廝背後，遶城分兵兩路殺來。」張飛在左，玄德在右，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急追，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在前面，吳蘭、雷同商

議不如投降。因此二人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玄德准降。因此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見降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去成都見王公告急。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某來日領一軍搦戰，許敗引轉城北。二將內可用一人引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曰：小弟願往上馬出戰，更不答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到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比及玄德引軍來救。

時一隊軍從江邊殺出，正遇吳懿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先使我來解救。料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曰：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玄德時，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大驚，問曰：如何先到？玄德說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乃主公洪福，將軍用謀立此莫大之功，足可以勒之金石，萬年稱讚。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待為上賓。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

王之子劉循輔將劉瓚張任劉璋不打緊有張任蜀郡人
家寒極有膽畧此人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
雒城問城東這座橋甚名吳懿曰金鴈橋孔明遂乃乘馬
來到橋邊遶河俱看了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命各引
一千軍離金鴈橋從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可以
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在左邊單截鞍上將黃忠引一千
刀手在右邊單砍坐下馬殺開士卒張任必投山東小路
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張任就彼處擒之喚趙
雲伏于金鴈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
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

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
將前來助戰二將見劉循畢張任殺劉瓚張翼守城自與
卓膺爲前後二隊任爲前隊膺爲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
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鴈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
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捧遙指張任曰曹操百
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走今到此地向爲不降張任看
見孔明軍伍不齊馬上冷笑曰人都說諸葛亮用兵如神
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
四輪車上馬退步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鴈橋見
玄德軍在左嚴顏兵在右來殺張任張任知是計忽回軍

時橋已拆斷了，欲回北去。趙雲一軍隔岸擺開，因此投南。遶河而走，走不到五七里，蘆葦叢雜，去處魏延一軍，長鎗一帶從蘆葦中忽起，只戳鞍上將黃忠一軍，各用長刀伏在蘆葦裏，只剝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方生兵擺開。張飛○孔明能奪張任之身，不能奪張任之心。是六匹夫不可大喝一聲，眾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子龍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到玄德前，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與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大怒而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

任曰：今日使降，又後也不降，願早喫一刀。玄德不忍殺之。

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喝令斬之。人有詩讚曰：

老將安能扶二主，張任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

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葬于金鴈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蜀中降將為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蜀諸將，忽腦背後一人殺倒從者，執縛劉瓚開門納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獻劉瓚者乃武陽人也，姓張名翼，字伯恭。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

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涪水、定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各自引兵前去。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有綿竹，可以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而得。」法正曰：「不可進兵，恐驚動成都人民。其有一計，令成都便屬主公，試看法正進用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楊阜借兵破馬超

法正曰：「主公旣得雒城，蜀中危矣。欲以仁義布於四方，且按兵不動，其作一書呈陳說利害。上劉璋，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可以便寫書遣人逕往成都。』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慌聚眾官商議。益州從事廣漢鄭度獻策曰：『今劉備來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一擊而可擒劉備耳。』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書，視之，書曰：

三國志
昨蒙遣差結好荊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望三思裁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不及進言早賜回意示下法正百拜

劉璋怒批其書大罵法正忘恩失義之賊賣主求榮有何面目再相見乎逐其人出城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一人同行其人乃南陽人氏姓李名嚴字正方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言與劉璋欲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讐安肯相救和曰雖然有讐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之時不得不救况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也

陳說利害必然從之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建安十八年秋八月馬超自敗入羌胡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拔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城攻打連日不下刺史韋康字伯奕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接住在長安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叅軍楊阜字義山哭而諫曰超等叛君無父之徒此城中之人有死無二今欲陷身於不義也康曰不然事已極矣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拜馬超超大怒曰汝令事急請降非真心耳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皆斬之不留老幼良賤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

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之復用楊阜為參軍冀城軍官
梁寬趙衢皆楊阜所保超盡用焉忽楊阜告馬超曰妻死
於臨洮告兩箇月假限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過
歷城來見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弟兄姜敘乃受漢爵撫夷
將軍敘母大賢是阜之姑阜別馬超逕來見姑哭拜于地
而言曰守城不能完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且馬超
背父叛君妄殺郡守豈獨楊阜憂責一州士大夫皆受其
恥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其
君言罷淚流出血後人有詩曰

包胥向日哭秦庭楊阜今朝慟歷城欲報寬衢瀆國淚

千年萬載仰高情

敘母聞知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豈獨
義山哉母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興心討
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
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容易圖之吾已暗約下梁寬趙
衢使為內應賢母兄若肯興兵梁寬趙衢必內應也敘母曰汝
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于忠義者死得其所也勿
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先死矣以絕汝念敘乃
便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跟
馬超為裨將趙昂當日應名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於

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主人韋康之讐早欲動兵

吾想其子趙月見跟馬超必被害矣因此持慮未定其妻

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身不足為重何況一子哉汝

顧其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

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財

亦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眾後有詩曰

趙昂妻王氏催夫報讐喪身猶不重滅子復何憂盡

把家財散親將士卒酬三分賢達婦萬載姓名留

馬超聽知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用事超大怒即將趙

月斬之喚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冀城來姜敘楊阜引

兵出兩陣圍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背父叛君

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

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聚兵趕來背後喊聲尹奉趙昂

殺來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刺斜裏大

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却得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

馬超超如何當得二路軍馬大敗奔回後面殺來走了一

夜比及平明已到冀城叫門城上亂箭射下馬超大驚梁

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

砍斷撇下屍首來及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

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超氣噎塞留幾乎墜下馬來

背後夏侯淵引軍趕來超見勢大不敢當抵與龐德馬岱
 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
 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
 連夜奔走後軍不趕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
 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
 姓於姜敘宅拏出老母年八十有二敘母全無懼色指馬
 超大罵曰汝背父無君逆天之賊天地久不容留汝汝不
 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後史官詩曰
 賢哉姜敘母勸子早興兵報木如山重捐軀若紙輕上
 陵親可並子血氏母重生讀史應哀感令人兩淚傾

馬超殺尹奉趙昂全家妻王氏在軍中免難次日夏侯
 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而
 一軍擺開為首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宗弟
 七人齊來助戰馬岱德敵任後軍宗弟七人皆被馬
 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
 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
 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
 都見曹操揚阜大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
 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繼於法當誅超又不死阜何顏
 受職操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

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則剖心以順國命却說馬超與龐
德馬岱來投張魯張魯得馬超大喜以其西可以吞併益
州東可以拒曹操永保漢中之基業商議欲以女招超爲
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父母妻子皆不顧戀豈能棄他人
乎於是張魯遂罷其事有人對馬超曰張將軍欲以女招
汝爲婿被楊柏阻之超心不喜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
與兄楊松商議欲尋遠害全身之計正值劉璋遣使求救
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先見楊松說東西
兩川實是唇齒若西川一破東川亦難保矣若肯相救當
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卽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
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閬州諫曰劉璋與
王公積世之讐今事在至急詐言割州之事不可從之忽
階下一人昂然而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
備務要割地以還其人是誰下回便見

總評

○姜○母○王○妻○賢○哉○兩○婦○勿○論○其○所○事○之○人○應○死○與○否○彼
○能○言○不○刊○之○言○行○不○刊○之○事○其○人○亦○自○不○刊○矣○誰○謂
○奔○帷○中○果○無○丈○夫○哉

第六十五回

葭萌關張飛戰馬超

張魯持疑未決。馬超挺身出曰：感王公之恩，無可上報，願引一軍攻取葭萌關，襲劉備之後，可生擒之。此時必要割二十州而還。主公心下何如？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于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差人回報與玄德。今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大率巴西、梓潼之民而避于涪水迤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

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後人傳劉璋有言：「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玄德問之，方始寬心。孔明曰：「可速進兵以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披掛了，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魏延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孔明在陣中，教場金收軍。黃忠入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軍，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而

去。李嚴省急待回來，前面魏延引軍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來報讐耳。」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引見玄德。玄德待李嚴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某，與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行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贊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有人報張飛飛在外大喜。」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張飛從外

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孔明故意佯不觀
 聽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
 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嘗獨拒
 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張將軍拒水
 斷橋此是曹操不知虛實也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乎
 况馬超有信布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六戰殺得曹操割鬚
 棄袍幾乎喪命非等閑之比汝兄雲長未必可勝飛曰我
 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
 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
 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

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出孟獲關進發却說馬超引兵扣
 關攻打先使楊柏來叫道霍峻早早獻關我等重重保舉
 你霍峻在關上高聲應曰我頭可斷關不可得楊柏大怒
 搦霍峻廝殺不題却說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楊柏軍退十
 餘里魏延出與楊柏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奪張飛
 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
 是馬超舞刀躍馬而進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破
 岱回身一箭射中魏延左臂急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一
 將聲如雷震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救了魏延原來是張
 飛初到關上聽知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飛

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未遲馬岱曰吾

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老張趣其快回去非吾

對也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

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向前戰不十合馬

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來叫兄弟且休去

飛回頭原來是玄德到遂不趕一同上關備曰恐怕你性

躁先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歇了

一夜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

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持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

來結束非凡好個錦馬超一者人才出眾玄德嘆曰人言錦馬超名不

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言兄弟且休出戰先當

避其銳氣飛曰何足道哉玄德當在關下馬超單關張飛

出馬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在

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

着張飛衝下關去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

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扎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

張飛挺鎗出馬大稱名姓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

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乎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

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敗玄德觀之嘆曰真丈夫也恐

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張飛回到陣中畧歇馬

三國志
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
又出兩箇。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掛下關。直至陣前。
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箇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
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與張飛曰。
馬超英勇。不可欺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
那裡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
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軍士暗暗叫苦。馬超換了馬。再
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麼。張飛氣起。問玄德。換了坐
下馬。捨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
不得。誓不回寨。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

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
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
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槌。在手。扭回身。覷着張飛。便
打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提防。見打過來。一閃從耳邊
朶過去。張飛便勒回馬。走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
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
陣前。叫曰。吾以仁義相待天下之士。不施謫詐。馬孟起你
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知。親自斷後。諸軍漸退。
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
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
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

小人嫉賢豪者比甚

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任綿竹星夜而來可
用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
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
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以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
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自爭西川是
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
玄德即時修書差孫乾賚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
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
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我為漢寧王楊松曰
這是金珠在那裡說託金珠效驗如此自古及今無不
他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喜曰既如此差人便教馬

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使曰馬超言未成功
不可退兵楊松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
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魯心亦疑松亦
流言對張衛說馬超主意欲奪西川自為蜀王與父報讐
魯肯臣於漢中乎張衛將此言告知張魯魯問計於楊松
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幹功與汝一月限三件
功成有賞無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
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
隘防馬超兵變差人到馬超寨中說知此事超大驚曰如
何變得恁的與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

兵必懷異心不可放入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要其廝殺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對玄德曰今馬超正在狐疑不決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王公其事如何下回便見

劉玄德平定益州

玄德曰孔明乃吾之心腹也倘有疎虞吾必亡矣雖有良謀吾不忍令君去孔明堅意要行玄德再三拘住正躊躇之間忽報子龍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嘗諫劉璋今何故歸我也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

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主公仁德布於蜀中是知其必成也故來歸之益背暗投明古人所貴願垂察焉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于劉備也恢曰今聞馬超在此追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有一面之交特來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日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李恢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恢平生好說詞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超囑曰冷汝砍即砍為肉醬湏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為何恢曰特來

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
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
之頭將欲自試矣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
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修短者
不能用其長造惡者不能爲其善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
天下之常理也今曹操與將軍有殺父之讐隴西有切齒
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荆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
張魯之面目說至此何由孟起不降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
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
趙無路可行恢曰汝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手乎超盡

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
之外何不背暗投明以圖上報父母之讐下立金王之節
可彰萬世之高名也馬超大喜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頭
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
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乃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賓王大喜
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子
龍黃忠接入綿竹人報劉駿馬漢引軍到子龍曰某來未
效尺寸之功當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城中管
待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龍斬二人之頭獻于筵前馬超
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王公軍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

三國志
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戶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歸降劉皇叔汝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便宜回報馬超說了退軍下寨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絕倒於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積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况軍

民皆有死戰之心願主公勿憂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二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眾羣下聞之無不墮泪忽一人進曰王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與劉璋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吃新飯須待先王來此乃預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皆欲砍之劉璋當任人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投降劉璋大哭歸宮成都之民盡皆感傷次日人報劉皇叔下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

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倘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璋，待為上賓。雍席間說玄德寬弘愛士，並無相害之意。一席話，劉璋大喜，留任一宿。次日，劉璋賞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武官忿氣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

有害此二人者，夷其三族。」因此蜀中文武盡皆歡服。玄德德親自登門請此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大恩，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王。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王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歸於府中，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在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為前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營中司馬，劉巴為左將軍，黃權

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美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
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
蜀中降將文武官員六十餘人並皆處用諸葛亮爲軍師
將軍關雲長爲盪寇將軍壽亭侯張飛爲征虜將軍新亭
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楊武將軍
馬超爲平西將軍都亭侯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吳班
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
武官員盡皆重用遣使送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
十萬蜀錦一千匹與雲長諸葛亮張飛法正趙雲加數而
已下各各重加賞賜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

姓民心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各名田宅分賜諸
官趙雲諫曰昔日有霍去病以匈奴未滅將士安用爲家
何況今日國賊暴虐不同匈奴豈可求安也須待天下都
定然後各還鄉里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累遭兵
火田宅皆空今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方可使出賦役目
然心服不宜奪之爲私愛也玄德聞之大喜使諸葛軍師
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
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秦朝用臣商鞅酷法暴虐萬民皆怨匹夫大呼
天下土崩高祖寬仁可以弘濟今劉璋闇弱父子相承有

是

累世之恩法度陵替德政不舉刑威不肅君臣之道盡已

廢矣凡人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以致

喪國實由于此孔明果識時務此即治體也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

加則知榮恩榮並著上下同心為治之道於斯明矣凡治

政者要識時務也法正遂拜服自此君民安堵四十一州

地面分兵按察並皆平定矣當日玄德與孔明都在堂上

坐忽聞關平來謝所賜金銀事拜罷了呈上書玄德賜酒

與關平問雲長別有甚言語平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

要入川來與孟起比試高低就教稟伯父此事玄德大驚

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

作書回之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作書發付關平

星夜回到荆州見父雲長問曰我今欲與馬孟起比試汝

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云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兼資文

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士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翼德並

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據

荆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言雖

狂簡以冀明照建安十九年秋七月亮頓首拜知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遍示賓客

遂無入川之意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

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權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卽動干戈張紹曰吳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荊州雙手奉還云公孫權問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玄德孔明見馬孟起英雄惟恐翼德傷之百計以得之何愛才心如此真切也爲王者爲王者師豈倖也哉若使小人惟知嫉才一意害之而後已是豈上天生才之意乎哉可憐小人之見不及大人何止天淵也

壯繆先生欲與孟起比較高下似爲多事然亦英雄技痒不得不爾妙哉孔明談言微中遂息兩家之爭真是箇和事老人也此等公案最爲有趣可入世說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張昭曰劉備所倚仗者乃諸葛亮也其兄今仕于吳何不將諸葛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對其弟說知令劉備交割荆州如其不還必累老小此二人一父母所生必然應允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吾所素知安忍拘集老小平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權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先使人報知孫權即修書打發諸葛瑾望西川進發不數日早到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孔明曰來取荆州之計也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

如此如此分付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
祭拜了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
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因亮之故執
下兄長老小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瑾大喜卽
引見玄德呈上吳侯書玄德看了原來是吳侯要取荊州
本是要還柰將我夫人潛地取去彼既無情太薄我有何
面目乎如要廝殺盡起兵來昔在荊州尚不懼汝分毫何
况吾今日有西川帶甲數十萬衆糧可支二十年不絕吾
欲下汝江南汝君尚復取荊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
執下亮兄長之老小如若不還皆遭誅矣兄死亮豈能獨

生望主公憐見弟之情玄德再三深恨徐徐曰如此看重
師面分荊州一半還吳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
主公既是如此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于瑜
到彼善言求之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事宜仔細瑾求
書畢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徑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
賓主相敘瑾出玄德書曰望將軍先交割三郡令瑾好回
見吾主雲長變色而怒曰吾與兄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共
興漢室兄既以荊州與我復令東吳取之此何理也這幾
過目甚正所云正人正語也郡大漢疆域豈得妄以寸土與人瑾曰今吳侯執下老小
明見萬里不還必誅雲長曰此是吳侯譎詐如何瞞得我過瑾曰將

軍今何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慌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矣瑾滿面羞慚急急慌慌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說之子瑜可暫回容吾商議去取東川漢中諸郡却調雲長守之那時交付荆州瑾求玄德書歸吳來見吳侯說雲長阻住不肯交還吳侯看書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瑾曰非也弟尚哭告玄德說將三郡先還吳侯卽召諸將曰今劉備借吾土地混賴不還俄延歲月

既然劉備有分三郡之言可差官員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諸葛瑾取老小歸家却說三郡發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吳侯曰關雲長不肯相容俱各趕逐回吳遲後者必戮孫權大怒差人喚魯肅叱之曰汝當初作保借吾荆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此何理也肅曰今有一計乃屯兵于陸口使人請關某赴會如肯來以善言說之倘若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不肯來隨卽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荆州此計商議已定今特告知主公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卽行之階下一人進曰不可關雲長乃熊虎之將非等閑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進言者乃闕澤也

孫權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速行之魯肅遂辭吳侯屯兵於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會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荆州來見雲長雲長折書視之書曰

辱友魯肅頓首致書於漢壽亭侯麾下奉別久矣瞻仰無由今暫屯陸口欲邀車騎于臨江亭一會以訴渴仰之懷雖然各事其主卽無異外之心專望來臨幸勿見阻感感

關雲長看畢與來人曰旣子敬請來日赴宴汝先報知使

者并辭先回關平曰魯肅相邀必有惡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當任不還荆州故責魯肅肅屯兵陸口相邀赴會索我荆州吾若不行道吾怯耳吾來日獨駕小舟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又諫曰父親不可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非所以重伯父之寄托也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聞之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於中事急不容不生狼心耳將軍不可輕往恐悔之不及雲長曰昔春秋時趙國蘭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滹池會上觀

秦國君臣有如無物。何況吾曾學萬人之敵。既以許諾。不去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可。准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關平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認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去了。却說使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約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必於帶將軍馬來也。若有人馬來到來，某與甘寧各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砲為號。准備廝殺。如無軍來，於庭後埋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于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二隻船來，稍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箇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箇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侍從遠立。惟周倉在側，肅接入亭內，敘禮畢。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聽察焉。昔日令兄使肅於吳侯之前，以通往來，借其荊州。至今並無歸還之意。其理莫不失信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國家區區江東本以土地相借者，為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又無奉還之意。但割三郡，君又不從命。此君侯之失信于天下也。君侯勿讀儒書，五常之道，仁義禮智皆全，惟欠信耳。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

破敵。豈得徒勞而無一塊土相資而足。下欲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豫州同敗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吾王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籍于西川矣。又欲剪儉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背義。必爲禍階。願君侯明處之。雲長曰。此皆吾兄左將軍之事。非某所宜預也。肅曰。某聞昔日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左將軍卽君侯也。何得推托乎。雲長不知荅。周倉厲聲而言曰。天上地下。惟有德者居之。豈但是汝東

吳之有耶。雲長變色。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亭中曰。此乃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以目視之。倉會其意。先來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擋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非問是非。醉後不堪回答。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同到舟中。曾肅魂不附體。被雲長將至江邊。呂蒙甘寧見對江。又有船來。二將各引本部軍。一齊要出。雲長當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杖殺伏皇后

呂蒙甘寧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被所傷。遂不敢

動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
癡呆船已乘風而去宋賢讀史見單刀會之事作詩讚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年一鼓英雄氣
尤勝相如在澠池

東吳赴會單刀往還足搖地軸手撼天關鴻門小可澠
池等開關公之名威震江山

雲長自回荆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交不成如之奈何
蒙曰一面申報吳侯起兵與雲長一戰有何不可肅即時
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荆州
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權曰且教魯肅休惹荆

州之兵移兵向合肥濡須須以拒曹操却說操將欲起程南
征參軍傅幹字彥材北地人上書以諫操書曰

幹伏聞治天下之大具有一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

文則先德此書所言字字可用德威操賊不足與語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

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
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易以
德懷愚以為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
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
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節義公神武威震於四
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下無思不服矣今舉數十萬

之衆頓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
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
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則國家之
幸也願鈞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興設學校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箇
侍中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
魏公榮加九錫進爵諸侯改受金璽位已極矣今又進陞
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大怒曰此人又欲效荀彧耶荀
攸知之當年十月卧病不起十數日內身亡後人有詩曰
漢末荀公達當時號大賢知能過寧武德可配顏淵功

振三分國才成十二篇曹不曾下拜聲蹟尚昭然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君師
之智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強謀能應機
孟軻稱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其荀令君乎
太祖謂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君師之去惡不去
不止

荀攸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一日曹操帶
劍入宮帝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
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
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文武聽之只道

吾欺君也。帝曰：君若相輔，則厚不爾垂恩，相捨操目視天子作威而出。諫議郎趙儼見曹操出，乃入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篡王也。帝與伏后大哭。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大怒，使武士直入禁宮，擒出趙儼，腰斬于市。帝聞之大驚，與伏后商議。后曰：子童之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恨未能也。子童親修書一封，與父早圖之。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恐又洩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子童于宦官求之，近得一入，抱忠義之節，有除操之心，可告此人，令寄此書。帝問何人，后曰：非穆順不可。即時召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

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欲謀天下，左右之人皆操心腹，朕夫妻將欲垂命，無可訴及。欲卿將此書與后父伏完，令密圖之。順泣曰：臣感陛下知遇大恩，敢不以死補報。臣即請行。帝與了書，穆順藏于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上，將書呈完。完見女親筆，乃與穆順曰：吾料朝廷眾人無敢近曹賊，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得此一處起兵于外，操必自在。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穆順曰：皇丈可作數字，回與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保民救主。伏完取紙寫書，付順順於頭髻內，深藏。順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于宮門

內等候穆順回止走到面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
心腹病命求醫去操曰醫人何在順曰急未尋見操喝左
右遍搜無物臨欲放行忽然又吹落官帽操又喚回取帽
視之遍觀無物還帽戴之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曰頭上
必有消息親自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意欲結連孫
劉爲外應事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操
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在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於房
內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赴獄中平明
使御林將軍郗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
見郗慮引甲兵三百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

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
便喚管璽綬入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
椒房門內夾壁中藏之少刻尚書令華歆又引五百甲兵
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云藏匿房中歆教
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卽時掣刀割開伏后
大叫歆自下手揪頭髮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之曰
汝自見魏公分訴去后披髮跣足一甲士推擁而出至外
殿前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叱曰魏公有命可速
行后大哭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可知在何時
也甲士前推後擁伏后而出帝望見搃冒大慟見郗慮在

三國志
僂帝曰：邾公天下寧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邾慮令左右人扶帝入宮。華歆擊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捧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醜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皆恐懼。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曰：

獻帝當時何太懦，曹瞞得志弄威權。伏完輔國夷三族，穆順藏書喪九泉。皇后橫亡魂杳杳，儲君醜死恨綿綿。華歆邾慮兒曹輩，同惡相滋逆上天。

報國忠臣多橫死，欺君賊子盡偷生。試看古今興亡事，

天道如何也不平。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羣下莫敢有言大事已定。曹操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帶酒睡着。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征南重臣，曹氏宗族，汝何敢無禮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

之官許褚雖疎見充內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曹操
聞之急出曰吾之虎將所見甚明弟勿怪之曹操嘆曰忠
烈之士也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
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
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雲長先生曰大漢疆域豈得妄以才士與人此聖人
之言也他人只論尔我先生不忘漢主是豈三國時
人之所及乎其忠義至今耿耿不磨只是一箇不忘
漢字故啓口容聲自然及此所云有德者必有言非

耶

操賊上弒伏后神人共憤今古同嗟不必言矣但當
日伏后似亦自取既不能安靜以俟之又不能周密
以防之立見禍害亦可憐哉





